# 春秋

三

文公
宣公

# 春秋卷第七

## 左氏傳

###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自隱至文六君唯文公承國於先君得

書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癸亥下公有朔字

天

王使叔服来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食音嗣穀文伯難惠叔食謂養生收謂送死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端首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

已葬我君僖公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此下傳文本在前年杜氏以爲錯簡葬僖公

緩作主非禮也主所以依神殷用栢周用栗葬後十月乃作主故譏之劉敞以緩作主爲句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字

晉侯伐衛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緜訾匡鄭地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

衛及南陽南陽邑名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衛人伐晉**

衛不自反稱兵伐晉故孔達貶稱人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使衛報伐已為之請平於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合古之道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正戚田之疆界 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頵音麕春秋之初弑君者不稱公子公孫以明大義其後皆以屬稱以著其弑之實立義各不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言年尚少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又多愛子若立而又黜取亂之道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舉立也 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

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音賀𤼵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東宮之卒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未斂而加惡謚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 公孫敖如齊

穆伯

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使卿出外而並行聘禮於鄰國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隧蹊徑也〕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塗說則喜對誦善言則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　反也〕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懼而叫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

瞫音審狼瞫晉人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禽獲也生死皆曰禽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書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謂以死共國家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地者盟晉都也朝而盟始此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音葉損也損處父

不使與公敵故不書氏適晉不書諱之也夏六月公

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

盟于垂隴縠縠作穀隴公穀作斂○垂隴鄭地此大夫敵諸侯之始公

未至未歸至國六月穆伯會諸侯及

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士縠士蔿子書

士縠堪其事也司空非卿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

成于晉執

孔達以説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雖閔兄嘗為臣而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僖公年長閔公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

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上尊尚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展禽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爰居海鳥止魯東門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冬晉人宋人

陳人鄭人伐秦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汪秦地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程子曰晉復伐秦殘民結怨故貶稱人李廉曰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公羊傳曰譏喪娶也劉敞曰左氏以喪娶為禮悖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國名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五月王子虎卒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同盟翟泉故赴以名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人伐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

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晉地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以敗而懈怠能懼思也懼而思改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謂舉孟明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美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燕安也翼成也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秋楚人圍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先僕晉大夫

雨螽于宋

自上而墮有似於雨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公如晉之始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倶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解故晉亦還）

四年春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公至自晉○夏 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不稱夫人不言氏貴文公首紊喪禮也）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

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卿納幣是貴聘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内主也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過禮也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二國夏商四國四方諸侯

晉侯伐秦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音阮邧新城皆秦邑衛侯使甯俞来聘衛甯武子来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義取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今陪臣来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

夫人風氏薨 冬成風薨莊公妾僖公母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名伯來會葬 名穀作毛○珠王日含車馬日賵召采地伯爵天子卿也成風以妾僭嫡

而王成之故於榮叔名伯之來王不稱天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劉敞曰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之葬何禮之有左氏非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六國名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

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庭堅皐陶字蓼六其後傷二國忽然而亡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今周書洪範夫子壹之其不沒乎言其一於用剛必不善終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離罹也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霍伯先且居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僖三十一年晉作五軍今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子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聘衛過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董晉地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趙盾謚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公族

葬許僖公○夏季

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藏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娶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篇名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樹立風化聲教分之

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爲作善言遺戒）爲之律度（鍾律度量皆有定法）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立其準限中正以制貢獻多少）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荅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言民安而後順受正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

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作讙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時子雍仕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賈季狐射姑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其位列在第九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時公子樂在陳辟陋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後祁姓偪姞偪國女姞姓生襄公故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公作衣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孤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處父易帥是侵官故貶之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夷之蒐賈季戮史駢戮辱也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夫子禮於賈季夫子指趙盾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朔朝廟禮也文公以閏非常月不告朔而猶朝廟譏者幸其不已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郚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郚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作壬

夏四月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
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矔音貫桓公孫
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昭公
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必不可君其圖之親
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殺公孫固
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殺者衆死者無罪故湨不稱名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作眛奔秦上公有以師字○趙盾廢嫡秦伯納不正稱人父貶之也先蔑不言出者在外奔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堇陰晉地趙訪曰上言背先蔑而禦秦師則將下軍非先蔑傳誤杜氏謂先蔑前還亦非）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刳首秦地）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使大夫攝卿以往）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士季曰即士會吾與之同罪非義之**狄侵我**
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會歸在十三年
**西鄙**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
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時賈季奔在狄酆舒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

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已莒氏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敖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因為襄仲逆女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

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子平二使仲舍之娶舍不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春王正月○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事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今虞書大禹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無禮則民不樂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諸侯睦於晉者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中屬鄭晉令鄭還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申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池今乃歸鄭

**夏四月**○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

八月戊申天王崩秋襄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上公有伊字○暴鄭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戎將伐會故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嫡祖母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符信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

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以本官逆之請宋並其屬而復之

九年春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上軍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求金以共葬事不書王命未葬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乙丑正月十九日耳經書二月從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

（非卿）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言晉志不在諸侯）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狼淵鄭地）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生獲曰囚）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楚子無故伐鄭諸大夫救而不及故貶稱人公子遂獨不貶從國史也）夏狄侵齊○秋

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

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椒不書氏史略文楚之君臣始并見於經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奉使告廟故言傲其先君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禭 衣服曰禭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 秦慕諸夏故以接好為禮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忌舊好 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 矞音聿矞似范邑之巫 謂成王

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不以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楚邑）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不書非卿）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王新立故親魯)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厥貉地名)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邑)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宋預會而不預次故不書)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宋共戰)遂道以田孟諸(道同導孟諸宋大藪)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之期思邑公)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無畏楚大夫）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抶撻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辟音避）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麇國名嬴姓子爵楚書君將）

（於是始）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

錫穴音錫羊錫穴麇地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承筐宋地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

敗狄于鹹鹹魯地
鄋瞞侵齊鄋音搜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
乘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鄋瞞國君長三丈獲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
之摏音春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以命宣
伯得臣名其子宣伯日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
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耏音
而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
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

子死焉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而死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弟王子成父齊大夫陸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惠二年即魯宣二年傳以惠公為襄公誤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朱儒父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郕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劉敞曰左氏說皆非也魯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

**杞伯來朝** 復稱伯杞舍夷禮

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夏楚人圍巢巢小國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子來朝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術不稱氏史略文秦君臣始見經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

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子胥

甲佐之晉臣子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年少未涉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被甲而坐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爲綏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後同）城諸及鄆書時也（鄆莒魯所爭地）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晉南竟

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隨會即士會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桓子荀林父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且由舊勳知外竟之事有孤偃之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成子郤缺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

（萬之後）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先諭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策馬撾贈之以示已所策能覺其情）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蓋繞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之）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五月壬

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蘧蒢公作

蘧篨穀作蘧篨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

壞大公作世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大室大廟之室久不修廟遂至屋壞以見臣子不恭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無公字○沓地名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衛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盟下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後同○棐鄭地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

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鴻鴈詩義取哀恤鰥寡言鄭國寡弱欲使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不欲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控告大國）文子賦采薇之四章（義取豈敢定居許爲鄭平）鄭請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

不書幾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妃音配叔姬魯女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商人桓公子懿公驟數也

而多聚士盡其家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邾文
公元妃齊
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
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
者陳鄭宋且謀
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
孛彗也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
斗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

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奉不正以奪正故貶稱人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音攫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

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廬楚邑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惠公也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

**宋**

子哀来奔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来奔書曰宋子哀来奔貴之也宋將亂子哀見幾而作故書字以與之

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士為魯如齊故書齊不討商人又敢執其君母故貶稱人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来盟 不言使盟在華孫也 三月宋華耦来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督曾孫督弒殤公在桓二年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為敏 夏曹伯来朝 夏 曹

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為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國之公族故書）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

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吊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鼆音黽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死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

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陰神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戊

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十有二月

趙匡曰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左氏之説非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

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曹朝于會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瘵

**夏五月公**

四不視朔自二月不視夏五月譏其廢禮也公四不視朔疾也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郪音西郪丘齊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秋八月辛

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以蛇妖所出故壞之楚人

秦人巴人滅庸庸屬楚之小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阜山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使廬

戢棃侵庸及庸方城（方城庸地）庸人逐之囚子揚窗（窗戢棃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 溢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尪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 史記以為武王）（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鬭椒 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詒遺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音朔不疏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公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助鮑以施於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華督曾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

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壽蕩之子 請使
意諸為之 意諸壽之子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
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己在故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
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君祖
母謂襄夫人 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
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
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
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

甸攻而殺之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

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劉敞曰昭公未有無道之實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傳說非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失其所討之罪

夏四月癸亥葬

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西傳作北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晉侯蒐于黃父黃父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官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勅也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

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言困迫不暇擇善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音挺疾走貌）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 言將叛晉 晉鞏朔行成於鄭 晉服其言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秋

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歜音觸 邥音審 歜周大夫 邥垂周地

公至自穀

○

冬

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夷靈公 石楚鄭大夫 報趙穿公壻池之質

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言齊將伐魯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偷猶苟且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既以為君

而又殺之故罪齊人而不以討賊書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六月葬文公

秋公子遂

叔孫得臣如齊 莊叔謝齊來會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

冬十月子卒 子在喪之稱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大子視其母弟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紀別號也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九刑之書其書今亡行父還觀莒

僕莫可則也還音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釁隙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敱音皚檮音桃戭音衍降音釭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

（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濟成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禹作司空）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父義母慈兄友弟共
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
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
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靖安也庸用也服行也蒐隱也）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言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餮音鐵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山神獸形魅怪物）是以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

華樂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曾孫

# 春秋卷第七

春秋大全卷之[illegible]

許國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春秋卷第八

## 左氏傳

###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著公自立之罪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讒喪娶也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劉敞曰左氏謂遂不稱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故卒名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逐也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平州齊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晉文以分魯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棐林鄭地大夫而用諸侯之師始此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北林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

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崇秦與國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戰皆書大夫帥師二自此始

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輅音迓迎也狂狡宋大夫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自倒其戟反為鄭人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戎軍制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反易其道必受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馬之毛色有文采者）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音值為將領主帥巡察功役）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音旱出目皤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音腮于思多鬢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棄甲則那那何也言雖棄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無丹漆亦不能成甲豈可棄之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謂役人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地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疢乃去之

秋九月乙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皋公作獆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胹音而煑也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音本筥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見宰夫手露於畚外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溜屋霤即中堂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

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驟諫驟數也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音猊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

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晉地）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學仕宦）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攻一作弒）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朱子曰左氏識見苟如傳說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劉敞曰此非夫子之言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

族官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官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

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且天王未葬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即王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晉侯伐鄭及郔（郔音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地）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

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之別種始見經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
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
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十
月丙戌鄭伯蘭卒冬鄭穆公卒初鄭
文公有賤妾曰燕
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從鄭伯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鄭大夫曰吾

閒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

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言權不足以禦亂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不能自通仁道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謂書弒者之名趙汸曰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也權不足乃俚俗之言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較臣既弒君亦豈有無罪者傳說皆謬鄭人立子良子良穆公庶子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子良不可

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

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音遼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澨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汰過也輈車轅跗所以架鼓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䢵䢵音云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黄箴尹官名克黄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

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五年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高固齊大夫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見止許昏於鄰國之臣累其先君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來逆下公穀有子字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叔孫得臣

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冬来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楚人伐鄭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孫免衛大夫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四月○秋赤狄伐晉圍懷

及邢丘〔懷邢丘晉地〕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以繩穿物曰貫〕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

**八月螽○冬十月**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之離〔易雖不筮必論其變豐上六曰三歲不覿凶〕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良夫衛大夫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始修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國名子爵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秋公至自伐萊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子黑壤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謀諸侯不睦於晉霸者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非禮也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遂不言公子因上省文垂齊地繹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故入用籥管也以其有聲故不作禮卿卒不繹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穀作熊○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楚人滅舒

蓼蓼公作鄝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晉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胥

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

用葛茀茀所以引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避不念親而早葬家鉉翁曰左氏以冀日葬為得禮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雨不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城平陽城平陽書時也楚師伐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九年春王使来徵聘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秋取根牟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鄭地晉侯卒於竟外故書地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二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令美也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上辟邪也下辟法也黃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孔子以比干為仁必不以洩冶為非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書氏以族奔也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

齊崔氏出奔衛

有玉帛之使者則告有聘禮交好之國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

公如齊 非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

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
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王母弟字季子食采於劉王聘止
此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取繹繹公作蘱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

如齊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畏齊往謝齊侯使國佐來聘惠公卒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饑五穀不成曰饑書饑始此

楚子伐鄭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名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斲薄其棺不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穀作夷。辰陵陳地○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晋楚不務德而兵争與其来者可也晋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

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
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
愆于素不過所慮之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晉郤成子
求成于衆狄衆
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
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言往而會狄詩曰文王既勤止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寗○殺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楚之入國書爵始此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為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申叔時楚大夫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

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

氏所獲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書有禮也陸淳曰討徵舒正也納亂臣邪也啖助曰左氏云書有禮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 春秋卷第八

# 春秋卷第九

## 左氏傳

### 宣公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

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臨哭也 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圍城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示服為臣僕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翦削也 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

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鄭地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先穀先軫之後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欒盾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嬰齊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未晚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

而舉楚武王始為此陳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慮無如今斥候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無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周頌篇名今作酌鑠美也言武王能遵天之道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音旨致也致討耆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句可也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濟渡河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
䷒(兌下坤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有律以如已也(將帥貴法律者能使其下
如已之志所謂順成而臧)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
矣)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夭屈也言法律如水之壅
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澤不行之物)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遇遇
敵也)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
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失屬謂不救鄭亡師謂亡彘子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音驂參伍奢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言晉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言楚王以君而逃晉諸臣）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管鄭地敖鄗二山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也下同）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

近官序次也若今宿直遍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克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君至鄭晉君使羣臣還其迹而去之）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菆音鄒矢之善者左軍左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車旋則掉兩馬之鞅以示

(間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犫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熒澤鄭地)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新殺為鮮）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命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設伏兵七處於敖山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俱行趙旃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乘廣兵車名）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音稅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走入林中）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音豚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中軍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以廣車為隊車重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綏轡也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必取他人子以博易之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軍囂無復部伍）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致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章今周頌賚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言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章今周頌桓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上暴音瀑）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以喻不義）

之人令罪無所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

秋七月○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穆王）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音旋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鞠音芎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眢音冤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井而求拯己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己叔展自謂也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

而出之踊哭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此大夫同盟之始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縠先縠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約音要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作衛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晉衛背盟不協而經同貶宋大夫傳言宋無罪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清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

曰惡之来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説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以有平國功故以女妻之襲父祿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爲郔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而來服晉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鄙我猶言輕我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窒皇寢門闕蒲胥楚市名及追及也言興師之速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

齊侯于穀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歸父言魯國可樂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魯大夫始特會楚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旅百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救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若大國有嘉慶之事則又加貨物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華元子反貶稱人平者在下也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山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國

君含垢忍垢耻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
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
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君前臣名故名其父）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乘其不虞劫之與盟）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子爵赤狄別種林父稱師貶滅國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耆同嗜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

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也反正為乏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晉地書癸卯從赴鄷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

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天奪之魄矣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 秦人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輔氏稷雒皆晉地魏

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李廉曰此傳本是此經之傳左氏序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後經傳月日先後者甚多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專殺故書以誅其惡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辛立名襄襄名戴公之子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公作牟○無婁杞地時為莒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而遂以為常故曰初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藉借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所以足百姓冬蝝生饑蝝音緣螽子也冬蝝生饑幸之也劉敞曰杜云幸其冬生不為物害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傳以為不害何其戾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士會稱人貶其用武滅國）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成周洛陽宣榭宣王講武屋輿王之迹祇故重之而書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来歸

秋郯伯姬来歸出也內女見出則書大其事也

冬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不聞乎季士會字王

享有體薦享則薦其體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解折其物升之於俎使皆可食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斷道晉地）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使勿與盟）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野王晉地）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子奔晉食邑于苗地因使而見晏弱）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今則皆言晉羣臣待人不信）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

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故盟歸稱師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後更受范台文子曰爕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子爕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

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音阤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夏四月○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之不書徵者行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楚始書卒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戰于鞌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魯地

公孫歸父如

晉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庶謂宣公仲襄仲大援齊晉也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借此為罪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許其名遂逐東門氏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檉○笙魯境子

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為壇張帷將去使副介反命既復

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

故遂奔齊書曰歸

父還自晉善之也

# 春秋卷第九